

祖父冯玉祥的一幅遗画

冯丹龙

在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故居内，陈列着许多翦伯赞先生与笔者祖父冯玉祥将军相关的照片和实物，其中的一幅遗画，默默讲述着两位先辈的交往故事，令人唏嘘怀念。

史学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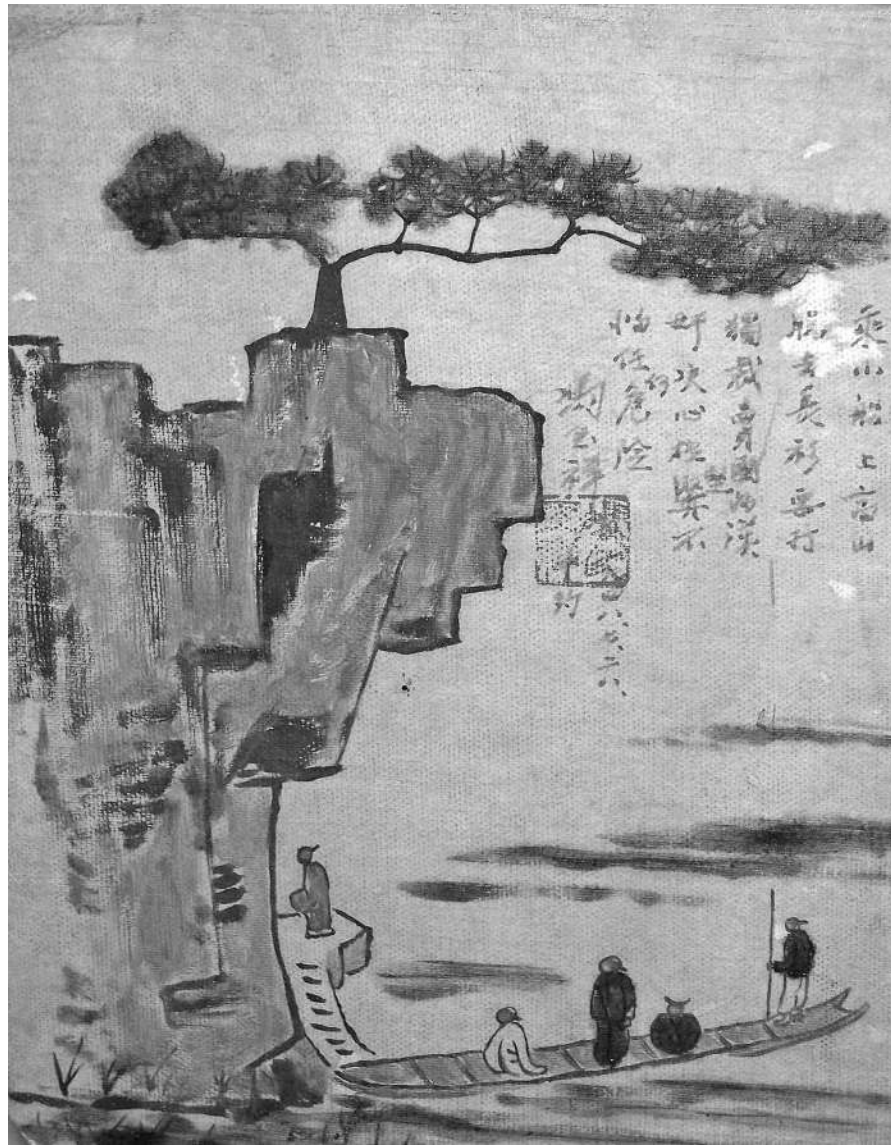
笔者祖父冯玉祥拜翦伯赞先生为史学老师，始自1940年的山城重庆。那时，祖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住在重庆上清寺附近的巴县中学。当时，他请了一位苏联的将军替他讲战略学，一位姓王的牧师替他讲《圣经》和英文。此时，他又托好友王昆仑先生觅求一位史学名家，为他讲授中国历史。

王昆仑先生时任中苏文化协会杂志委员会主任，翦先生为副主任和《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王昆仑即向祖父推荐了翦伯赞先生。

祖父冯玉祥在1940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介绍翦伯赞，复旦大学教授，新历史学家，国民党老党员，前参加政治活动，今纯学者身份，什么时候都好。”

翦伯赞先生1937年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组织关系是与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要去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授课，为了慎重起见，翦先生通过组织程序，将此事汇报给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1940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约翦先生谈话，其中一件事是：任冯玉祥将军历史教师一事，组织上

▲山水画 冯玉祥绘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是同意的，应当做好。就这样翦先生成为了冯将军的历史教师。

历史影片《翦伯赞》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周恩来先生对翦先生说：“冯玉祥将军需要一名历史教师，经组织研究决定推荐你去啊……”

一幅遗画

在翦伯赞先生的故居内，祖父冯玉祥一幅赠送给翦伯赞先生的山水画强烈地吸引着我的目光。我站在画前，默默伫立，久久凝视。

画面是一个人离开停泊在河中小船以及船上的三个同伴和一位撑船人，开始攀登一座山崖，山顶上有一棵硕大的松树。画面的右上款：“伯赞先生”，接着有一首小诗：“乘小船，上高山，脱下长衫，要打独裁卖国的汉奸！决心极坚，不怕任何危险！”，下款：“冯玉祥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于纽约”。

这幅画应该是祖父离开美国前最后一幅画，也许是他人生画的最后一幅画。三天后的1948年7月31日祖父带着全家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和迫害，在纽约登上了“胜利号”轮，踏上了他永远没有抵达彼岸的航程……

亲见原物

这幅画的原件，我见过，记得当时还手擎着拍过照。那是2009年11月7日，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林少宫教授仙逝，我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参加悼念活动。那时，翦老的孙子翦大畏先生特地从家中把这幅珍藏的画

作拿给我看。

回到家中，我翻阅了所有的相册，没能找到那次聚会的照片。那时手机拍照功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抱着一丝丝希望，我联系了远在美国的林少宫教授的二儿子林子久先生。

林家和翦家是世交，林少宫教授和翦伯赞的次子翦天聪教授都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两人酷爱小提琴，常在一起合奏，是20世纪60年代小提琴的“超级发烧友”。两家的后代是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第二天，林子久转来了大哥林子美珍藏着的这幅山水画的照片和当时的合影。翦老的助手杨吉安在其《翦伯赞在香港的日子》一文中记载：

1948年9月6日上午，翦老从报纸上看到冯将军由纽约经苏联回国途中，于9月1日在航行于巴统至敖得萨之间的“波贝达号”（即“胜利号”）轮船上不幸因火灾遇难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茶饭不进。当时居港的民主人士及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失去一位爱国将领而痛心，为将军惜，惜其即将实现报国之志时而遇难。几天之后，翦老收到冯将军于离美前夕寄给他的一封信和冯将军亲笔绘制的一幅高约四寸、宽约三寸的小画……此画在“文革”中被人抄去，1978年为翦老平反后发还其次子翦天聪。

翦大畏是翦天聪先生的儿子，这幅画自然传承到了他手上。

诗情画意

祖父冯玉祥称自己的诗是“丘八诗”，画上写给翦伯赞先生的小诗，抒发着他的军人



▲冯丹龙与翦大畏手捧原画 2009年

情感和不畏牺牲的坚定信念。

母亲余华心在其所著的《传奇将军冯玉祥》一书中也提到此画：

他对自己画画的目的性很明确，他不是以此消遣作乐，他在日记里说：“应当为什么画画？依我看，应当是为革命，应当为一般劳苦大众来说话，揭露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人们；还有一方面，就是唤醒人们团结起来，不容许大的欺侮小的，强的凌弱，使全世界人类都得到自由平等，都得到民主，这就是我画画的真正的意思。”

画画总是意在笔先，当年祖父冯玉祥构思这幅画面时，一定相信翦伯赞先生能够读懂他所表达的向往和追求。

温读在其《潜伏的史学家翦伯赞，不愿为蒋介石上课，留冯玉祥遗画缅怀20年》一文中写道：“他还画了一幅油画送给翦伯赞，湖水之中有一艘小船，有人走下船登山，山顶有一棵青松，此人正寓指冯玉祥自己。”

翦伯赞先生在1948年10月30日写的《追忆冯玉祥将军》一文中写道：

冯将军不仅对于军事和历史有很好的素养，同时他又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诗自称曰“丘八诗”，实则是自成一派的农民诗。因为他的诗都是用农民习用的言语和调子写的。不仅在形式上如此，在内容上也多半是写农民的生活，或者鼓吹抗日救国、自由、民主一类的题材……在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幅画上所题的诗，则充溢着火热的反独裁的情绪。其诗曰：“乘小船，上高山，脱下长衫，要打独裁卖国的汉奸！决心极坚，不怕任何危险。”

友谊见证

据常德市桃源县委党史办的主任罗志秋介绍：翦伯赞先生生前一直把这幅画挂在北京大学燕东园28号自家客厅的墙上。

翦老的学生刘凤翥2018年4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回忆文章《翦老的叮嘱让我终生受用无穷》中也证实：“……在翦老的客厅中挂着一幅冯玉祥画给他的山水画……足见冯玉祥将军与翦老的师生情谊。”

在翦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十余年的张传玺教授在《翦伯赞传》中记录道：“油画后来一直挂在北京大学燕东园28号翦宅的书房中，他每天总有几次站在画前凝视许久，似触物伤情，怀念故知。”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幅遗作蕴藏着祖父冯玉祥对翦伯赞先生的嘱托和情义，表达着他不畏艰险、打败卖国贼的坚定信心和永远的爱国情怀。翦老几十年在家中悬挂这幅画作为怀念和陪伴，更表达着两人的友谊，万古长青。

（作者系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孙女，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西汉曲裾素纱单衣

周惠斌

2024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湖南博物院举办了“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以女性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三个维度，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绚丽多彩的生活、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曲裾素纱单衣”，最为引人注目。

素纱单衣是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厚度最薄、重量最轻、制作工艺最精湛的丝织衣物，堪称国宝级稀世珍品，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1972年，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即辛追墓。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软侯利苍的妻子，去世时年约50岁，其生活年代距今2200多年。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有两件，一件为直裾式，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以绒锦为领、袖，重49克，它在湖南博物院“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中已常年对外展出。另一件为曲裾式，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以白绢装饰领、袖，领缘宽7厘米，袖缘宽5.5厘米，袖口宽27厘米，腰宽48厘米，整件用料约2.6平方米，重仅48克。两件素纱单衣均为交领、右衽，即衣领与衣襟直接相连，衣襟由左向右掩，垂直而下，领口呈“y”字形，是典型的汉服领型。相比而言，曲裾素纱单衣整体尺寸更大、更长、更宽，重量却更轻盈。

素纱单衣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素纱襌衣”。“襌衣”是一种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说文解字》解释：“襌，衣不重。”《释名》注释：“襌衣，言无里也。”“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也就是说，“素纱襌衣”是用未经染色的蚕丝织成纱，制成不加衬里的单层薄衣。不过现在，人们已将“素纱襌衣”写为“素纱单衣”。

曲裾素纱单衣的用途，有人认为它是辛追夫人的一件内衣，或是一件婚服，或仅仅是随葬之物。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穿在艳丽的锦袍外面，作为一层轻薄、透明的薄纱，给锦袍的华丽纹饰增添一分朦胧之美，突出衣饰的层次感，更衬托出锦袍的华美与尊贵。



▲曲裾素纱单衣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曲裾素纱单衣的衣料为轻柔薄滑、透光飘逸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薄如蝉翼、轻若云烟，这主要得益于它的材质。当时，最顶级的纱取自西汉初期培育、饲养的三眠蚕（一生休眠三次，蜕三次皮），体重仅一克多，比现代的四眠蚕（一生休眠四次，蜕四次皮）、五眠蚕的体型更小、分量更轻，但蚕丝却更细，相当于头发丝的六分之一，而且纤维更长、强力更大。使用这种单经单纬蚕丝织而成的纱料，经纬密度稀疏，成衣的透光率能达到75%，具有纤细均匀、光泽柔和、轻巧透光的特征。若将它叠起五六层后再放在报纸上，报上的文字和图片犹能清晰可见。

素纱单衣的出土充分表明，至少在22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我国就已经拥有并掌握了精湛、高超的养蚕、缫丝、织造、裁剪、缝纫、熨烫等成熟技术，而且它在款式和装饰上的简洁设计，灵动、飘逸下所体现出的含蓄、隽美的奢华，揭示了汉代贵族的礼制规范和审美意趣，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为之震撼、惊叹不已。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

宋建窑黑釉兔毫撇口盏

付裕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建窑黑釉兔毫撇口盏，该盏撇口，尖圆唇，斜直腹，圈足。灰胎，施黑釉及下腹，釉面布满细密黄色兔毫纹。

建窑是土与火高难度结合的陶瓷艺术。建窑窑工对温度火候的掌控炉火纯青，烧到一定温度时就要开始降温，让釉液在自然状态下流淌，形成独具特色的窑变釉面，如兔毫釉、油滴釉、鹧鸪斑、曜变等珍稀品种，传递出自然质朴的美感，反映了宋人恬淡典雅，在平静中求变化的审美情趣。

兔毫釉是建窑最为流行的釉面。蔡襄《茶录》云：“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大观茶论》也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具体表现为釉层中均匀呈现细密的筋脉，形状如兔子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故而得名。这种纹理的色调以黑釉或褐色釉为底，闪现出黄褐、灰、灰白、白褐、青兰、青褐等变幻莫测的色彩，具有玉润玄光的艺术魅力。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撇口盏，建阳区博物馆收藏。

版画《延河溜冰》

王伯勤

《延河溜冰》（曾经名为《延安溜冰》）是版画家刘岷于1941年以木刻技法完成的一幅作品。

刘岷，原名王之兑，学习木刻之初曾受到鲁迅的指导，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原收藏保管部）主任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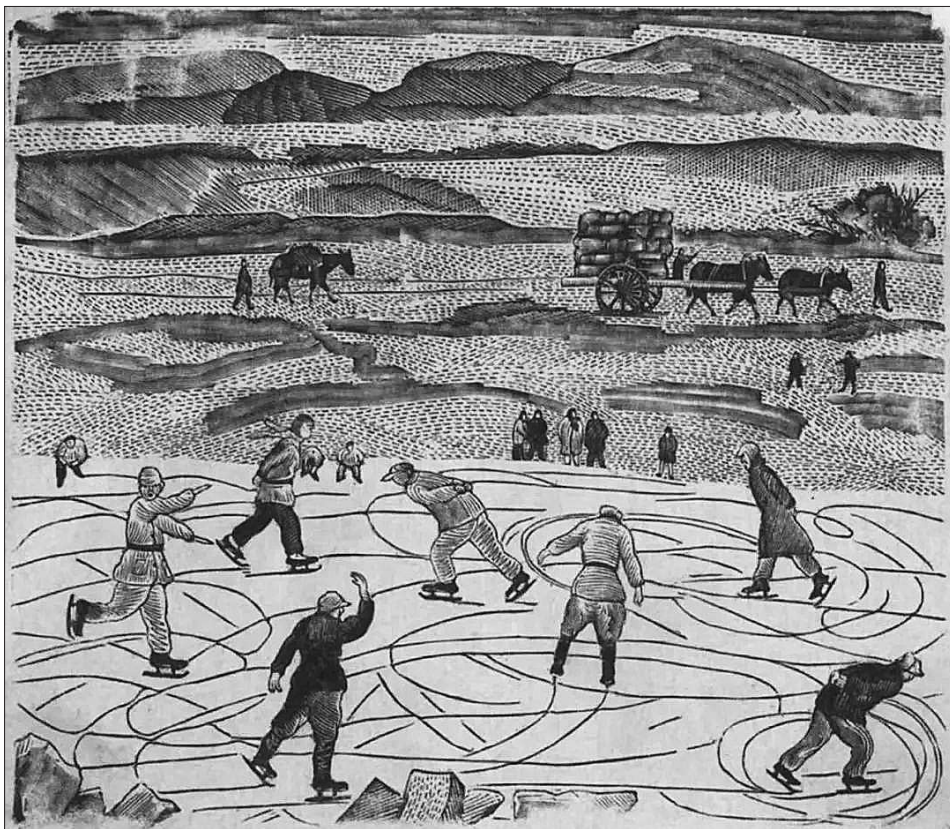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物资条件有限，从事木刻版画创作的艺术家不多，刘岷的艺术实践就显得尤为难得。《延河溜冰》手掌大小的幅面上刻画了20个人物，马、车若干。尽管每个人物高不足1厘米，但是观众仍能清晰辨认出他们的性别、年龄、发型、相貌、表情、着装、体态、动作、职业，乃至溜冰的熟练程度，可见艺术家对木刻版画的高超造诣和对当时延安革命生活的深入体验。

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以“密刀”手法表现了延河岸边的远山、驮

马、行人，线条转折柔和，色度变化细腻，形成温和的灰调子，尽显木刻技法的独特魅力，准确表现出革命圣地清晨时分的静谧安详。画面的下半部分是入冬后的延河冰面，着装不同、姿势各异、动态呼应的溜冰者就像一个个欢快跳跃的乐符，与金光闪闪的冰面形成强烈对比，紧紧吸引住观众视线，形成作品的兴趣中心。

画面上，冰刀在冰面划下留下的痕迹往往被观者忽略，然而这些弧线在画面构成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艺术家有意夸张了冰面刀痕，呈现草书的抽象之美，在人物和冰面之间织造出一个灰色过渡带，缓解了人物和冰面的冲突；另一方面，溜冰运动的特点决定了画面人物是分散的，处理不好难免主体不突出、画面散而无力，而这些弧线则巧妙地把散列河面的溜冰人物连缀起来，收到“形散神不散”的艺术效果，画面也因此产生强烈的现代感、抽象美。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延河溜冰》刘岷 版画 9.6×11.1cm 1941年 2017年王人殷捐赠